

# 黄河奔流

■孙现富

动大规模内战的准备后,单方面撕毁“双十协定”,大举进攻解放区,全面内战由此爆发。人民军队经过一年的作战,战争形势和我力量发生了重大变化,解放军由内线作战转入外线作战,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的条件成熟。中央军委给刘邓大军布置了新的战略方针,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中央突破、南渡黄河,直趋大别山。

对于黄河防线,蒋介石充满信心。1947年2月,刘伯承、邓小平指示冀鲁豫区党委,在寿张镇南边的长刘村建立黄河河防指挥部,具体负责黄河准备工作。指挥部下设7个大队,共3000余人。指挥部全体指战员及沿河群众很快按计划完成了造船、护船、防守黄河、训练船工等各项任务。6月22日,刘伯承、邓小平发布晋冀鲁豫野战军强渡黄河实施鲁西南战役的基本命令。

按照刘伯承、邓小平的部署,晋冀鲁豫军区独立第1旅于6月27日先行秘密渡河,接应第1纵队,并配合第1、第2纵队行动。原在黄河南岸的独立第2旅接应第6纵队,并配合作战。第3纵队为战役预备队,视情况随第6纵队或第2纵队渡河。为我军主力顺利渡河,创造了有利条件。

然而,就在我军加紧准备渡河时,敌人的破坏行动一刻也没有停止。

一天早上,天蒙蒙亮,敌人乘着快船,向河北岸疾驶而来,企图用火炮炸毁我方渡船。当河防指挥部司令员曾宪辉用望远镜发现敌人时,敌船已经到达河中央。情急之下,他带领战士扑向河边,一阵猛烈的射击,将敌船击沉,多名敌人葬身河底。

敌人的破坏阻挡不住我军的前进步伐。1947年6月30日夜,指挥部下达渡河命令。先遣部队的勇士们在船上架起机枪,迅速向南岸驶去,不到一刻钟即抵达对岸。敌人发觉后猛烈阻击,北岸解放军炮兵发起攻击,掩护部队过河。一夜间,国民党部队精心布置的黄河防线崩溃。

作家管桦将战士们浴血拼杀、勇往直前的豪迈气概所感染,即兴写下了《将军渡》这首诗。“啊!黄河,黄河,快掀起风波,让我大军渡黄河……”恢宏的场面,磅礴的气势,至今读来依然让人士气高涨、壮怀激烈。

黄河防线被突破,国民党军陆军总司令极为震惊,仓皇调动3个整编师和1个旅直奔鲁西南,企图钳击刘邓大军。刘伯承、邓小平将计就计,制定战术,战郟城、攻定陶、克羊山,历时28天,歼敌4个整编师约6万人,从而打乱国民党军的部署,打通了南下的通道。

为了追寻这段历久弥新的红色记忆,我走进了“刘邓大军渡黄河纪念馆”。讲解员说,为纪念这一重大历史事件,当地政府在当年大军渡河旧址上,规划建设了“将军渡黄河游览区”。高耸入云的纪念碑、气势恢宏的纪念馆、栩栩如生的百米浮雕碑廊等红色地标,都在诉说着那段历史。

纪念馆序厅中,雄伟高大的刘伯承、邓小平雕像显得格外壮观。背后是千船竞发、强渡黄河的宏大场景。栩栩如生的艺术雕刻,生动展示了刘伯承、邓小平运筹帷幄、决胜千里的气势以及战士们豪气冲天、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。当地文史专家介绍,之所

以选择孙口为强渡黄河的中心渡口,党中央是经过深思熟虑的。一方面是因为这里河床较窄,水势稳定,易于渡河;最为关键的是,这里是老解放区,群众基础好,与孙口一河之隔的鲁西南人民可接应和配合大军渡河作战。

和我同行的朋友出生在黄河岸边,从小听着“将军渡”的历史长大。朋友记忆深处,是爷爷讲的故事。当年,为支持刘邓大军渡河,台前、梁山人民掀起了参军和支前的热潮,涌现了妻送郎、父送子、兄弟争相上战场的感人场景。刘邓大军强渡黄河过程中,渡口的水手和民工更是不顾敌人炮火阻击和空中敌机骚扰,在急流险滩中昼夜抢渡……

77年过去了,黄河岸边的硝烟早已散尽,但我们不会忘记刘邓大军强渡黄河的激扬场面;不会忘记沿岸人民支援前线,抬担架救伤员、推板车送军粮的感人画面;更不会忘记在枪林弹雨中倒下的无数优秀中华儿女。

行走在当年刘邓大军渡河的地方,母亲一直念叨着,先烈们没有享受过一天好日子,现在的好生活都是他们用命换来的。站在黄河岸边,母亲让我给她拍张照片。取景中,我看到了距离“将军渡”不远处正在建设中的雄商高铁黄河特大桥,天堑变通途。人民生活便捷,祖国更加繁荣,这不正是先烈们为之奋斗的愿景吗?

“黄河落天走东海,万里写入胸怀间。”夕阳西下,余晖洒在宽阔的河面上,咆哮的黄河水似乎变得缓慢,在月光下静静流淌。只有那历史涛声依旧波澜壮阔,始终回响在人们的耳边。

## 红色足迹

触摸历史,追溯精神血脉

九曲黄河,浩浩荡荡,在河南省台前县的孙口镇拐了一个大弯,转弯角度达到90度,犹如鬼斧神工,气势恢宏。这里还有一个响亮的名字——“将军渡”,这里铭刻着中国革命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点。

1947年6月30日夜,刘伯承、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12万余人,以孙口为中心渡口,分别从多个渡口渡过黄河。在东西长约150公里的河段上,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,强渡黄河天堑,千里跃进大别山,拉开了人民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。1947年12月,毛泽东同志评价说: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。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。

微微秋风中,我们一行来到“将军渡”。这里与山东省梁山县的蔡楼渡口一河之隔,是沟通豫、鲁两省的重要枢纽。虽然听说过很多这里的红色故事,但我还是第一次踏上这片热土。

伫立岸边,放眼远望,滚滚黄河,奔腾向东,飞流激荡的波涛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,犹如奔腾的千军万马,又如蓄势待发的巨龙。堤岸上,一块镌刻有“将军渡”字样的褐色巨石赫然入目。它的左前方,刘邓大军强渡黄河纪念碑巍然耸立,庄严肃穆,向人们昭示着那段不寻常的历史。

1946年6月,蒋介石在完成全面发

# 贝尔湖水浪打浪

■向勇 龙喜涛

动加大。见状,王桂龙立即调整速度,熟练地控制船体与波浪成垂直状态,向前行进。随着湖面风浪减弱,艇身逐渐平稳下来。

湖面的风吹得船尾国旗沙沙作响。随着速度的加快,巡逻艇在湖面上上下颠簸,船体不时大幅度倾斜。船舱内,执勤的上等兵张兴峰渐渐有些晕船,紧张地抓着衣角。王桂龙对他说:“你的身体太僵硬了,你要随着波浪浮动随时调整身体。”

十几年前那个冬天,刚刚大学毕业的王桂龙参军来到边防部队。下连后的第一次巡逻,就给他的一腔热血泼了一盆冷水。平滑如镜的湖面,竟然会在眨眼的时间内变脸。风浪瞬间涌起,导致船体剧烈摇晃,胃里“翻江倒海”的王桂龙蹲在甲板的角落呕吐不止。一场巡逻下来,王桂龙像得了一场大病,四肢无力,脸色发灰。

从那以后,王桂龙总是找各种借口逃避上艇。直到有一天,老班长半是劝说半是命令地把他带到了艇上。

“听说你在新兵连被评为全优新兵,现在看来名不副实嘛。”

“我只是还没有克服晕船这一个障碍。这次肯定比上次好,下次还

会更好。”老班长的话,激起了王桂龙的好胜心。

老班长笑着说:“别光说不练,今天就和我比比。”

“比比。”王桂龙不服输地说。

随着一声清脆的哨响,这场新老兵之间的较量开始了。比试的科目,就是在剧烈摇晃的船艇上看谁坚持得更久。很快,王桂龙便出现了晕船反应,他的呼吸开始急促,双脚像踩在棉花上一般,随即瘫坐在甲板上……

“怎么,全优新兵这就不行了?”老班长故意激将。

“谁说我不行!”王桂龙坐在甲板上倔强地回答。

“那就像我一样挺直腰杆站起来。翻过这道浪,才能当好兵。”

听到老班长的话,王桂龙拼尽全力站了起来,最终战胜风浪,完成了巡逻。也正是从那天起,王桂龙过了晕船这一关,扎根边防的想法也在他的心底悄悄萌芽。

湖面的风刮得更紧,多年来的画面一帧帧在王桂龙眼前闪过。看着身旁动作逐渐娴熟的新兵,这一刻,王桂龙真正明白,只要勇往直前,就能翻过心中那道浪。

## 人在军旅

如歌岁月,写下绿色诗行

“班长,你见过雪莲花吗?”  
列兵彭国旗看到了班长杨永刚笔记本里夹着的一张照片,是一朵在皑皑白雪中盛开的雪莲花。

杨永刚只是淡淡地回了一句“见过呀”,便又埋头写起了笔记。  
其实,杨永刚在高原巡逻多年,也只见过两次雪莲花。值得庆幸的是第二次见到时,他随身带着相机,将那朵美丽的花拍了下来,许多战友都是从他的照片上看到了雪莲花。可惜他的拍摄手法不专业,照片十分模糊。

彭国旗拿着那张模糊的雪莲花照片聚精会神地看着,嘴里还小声嘀咕着:“要是能见到真的就好了。”

这句话被旁边写笔记的杨永刚记在了心里。

雪莲的花期一般是8至9月份,海拔高的地方,雪莲花开放的时间会更短。

这个月的最后一次巡逻所要到达的点位,正好是海拔3700多米的川乌鲁达坂。

巡逻的前一天晚上,杨永刚把彭国旗叫到了窗台前:“明天巡逻分队要去川乌鲁达坂,你不是想看雪莲花吗?正好你也跟上。”

听到班长杨永刚说要带他去看雪莲花,彭国旗心潮澎湃,连连点头说道:“太好了,谢谢班长。”

“不过,现在有些晚了,可能雪莲的花期已经过了,你要做好心理准备,也许会无功而返。”

“没事,班长,这不是还有希望嘛。”  
熄灯后,彭国旗躺在床上辗转反侧,他是多么希望能看到绽放的雪莲花啊。如果今年错过了,就要再等上一年的时间。

就这样,他怀着期待又忐忑的心情进入了梦乡。

第二天一大早,彭国旗早早准备好了巡逻需要的物资,还特意带上了专业相机。

巍巍天山,越深人越神秘。

一路上,雪山绵延,凛冽的寒风在群山之间横冲直撞。若隐若现的阳光从乌云的缝隙穿过,将为数不多的温暖撒向大地。

雪莲就生长在这样的环境里。它不畏严寒,迎风斗雪,盛开在旷野中。想看一眼雪莲花,需要通过高原的重重考验。

巡逻车一路深入,行驶在蜿蜒崎岖的达坂之间。彭国旗遇到的第一个挑战就是晕车。一路的颠簸让他再也坚持不住,向驾驶员莫佳伟打了报告:“班长,我想下去透透气。”

一下车,彭国旗就吐了出来。杨永刚则跟在他身后拍了拍他的背说道:“现在还想不想看雪莲花?”

彭国旗缓了缓说道:“想啊,班长。”

杨永刚鼓励他:“那你得坚持住了,下面还有更多的难关要闯呢。”

彭国旗点点头,随着杨永刚回到了车里。

又颠簸了许久,车子终于来到了护边员执勤点,接下来的路巡逻车走不了,巡逻分队官兵只能徒步前进。

物资准备齐全后,巡逻分队在护边员阿力卡别克带领下踏上了川乌鲁达坂。

随着海拔升高,携带着沉重装备的彭国旗喘起了粗气,剧烈的高原反应正在考验着他。尽管疲惫不堪,彭国旗还是推开了战友要帮他分担装备的手。他紧紧抿着发紫的嘴唇露出微笑,示意着战友自己没事。

此时,巡逻队伍正走在陡峭的达坂上,杨永刚喊道:“同志们,先原地休息一会儿。”

阿力卡别克从前面走了过来,拿出便携式氧气瓶,让彭国旗缓解高原反应

# 绽放的雪莲

■苏鑫 刘昌炜

的痛苦。

等彭国旗缓过来后,杨永刚说:“你知道为什么要让阿力卡别克带路吗?”

“不知道。”彭国旗摇了摇头回答。

“阿力卡别克在这里当了30多年的护边员,他是这里的‘活地图’。而且,他知道哪里能长雪莲花。”

听到班长的话,彭国旗又有了力气,他的声音满怀期待:“真的吗?别克伯伯。”

杨永刚与阿力卡别克相视一笑。

“小伙子,我知道哪里有雪莲,但是你得坚持住,不然你就只能待在下面的板房里了。”阿力卡别克用不太流暢的普通话对彭国旗说道。

彭国旗连连点头回答:“放心吧,我一定会坚持住的。”

休整一段时间后,巡逻队伍开始攀登陡峭的达坂。太阳躲到了山的后边,阳光渐渐褪去,刺骨的寒风夹杂着纷飞的细雪,光滑的冰层更让队伍举步维艰。

终于登上了达坂,彭国旗几乎虚脱了。正当他大口喘气的时候,阿力卡别克拍拍他的肩膀说:“小伙子,你看那个地方。”

彭国旗顺着阿力卡别克指的方向看去,那里果然有一朵正在开放的雪莲花。

巡逻队伍里的战友说:“国旗,你真幸运,没想到这个季节还有盛开的雪莲花。”

这是彭国旗第一次见到野生的雪莲。

雪莲,在他此前的印象里,总是和故乡水塘里的荷花联系在一起。今天见过才知道,真正的雪莲生长在陡峭的岩石缝隙之中。花瓣薄如蝉翼,却能抵抗凛冽的寒风和烈日骄阳。它的茎秆笔直有力,在碎石中扎根,又向着天空顽强生长,开出美丽的花朵。

彭国旗给雪莲花拍了几张照片,又给巡逻分队的官兵拍摄了与雪莲花的合影。战友们一个个面孔黧黑,眼睛散发着明亮的光芒,笑起来时露出雪白的牙齿。

突如其来的感动涌上彭国旗心头。镜头里的战友们笑脸多么灿烂,多像一朵朵雪莲花呀。雪莲花会在冬天枯萎,来年继续生长,而高原战士行走在边关的四季,在高寒的环境中绽放青春的光彩。

## 军营纪事

绿色营盘,铁血荣光

贝尔湖畔崭新的一天是在船艇发动机的轰鸣声中开始的。这声音划破了清晨的寂静,好比战时的冲锋号,声声催人。

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部队一级上士王桂龙早早来到码头,熟练地钻进艇舱进行巡逻前的检查。从缆绳到电舱,从水电油路到泵舱,他检查了一遍又一遍。这是他安全航行14载、驾驶船艇零事故的秘诀所在。

“一切正常!”

检查完毕,王桂龙和战友们就要开启一天的巡逻任务了。“我控制船位,你们注意观察。”不论是大风阴雨还是烈日酷暑,他驾驶的巡逻艇都会出现。

马达轰鸣,螺旋桨飞转。王桂龙驾驶巡逻艇在贝尔湖面,船尾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。快速行驶的巡逻艇,尾部掀起两股白色浪花,在湖面上划出一道清晰的航线。

突然,湖面翻涌起波浪,船体左右摆



远航(中国画)

赵建华作



长征

第6267期